
明史

明史卷一百五十五　列傳六

[illegible]公主傳

公主皆帝女也帝女覺降所遇亦有幸不幸焉則豈非天實為之耶故並紀而附之

仁祖二女

太原長公主下嫁王七一洪武初追封

曹國長公主下嫁李貞早薨有子曰文忠洪武初追封孝親公主加封曹國長公主貞薨贈隴西王謚恭獻文忠自有傳

太祖十六女 附慶陽福成二主

臨安公主下嫁韓國公李善長子祺善長誅主從祺

徙江浦永樂中薨

寧國公主高后長女也下嫁汝南侯梅思祖兄子殷

殷字伯殷在諸駙馬中最有寵於太祖嘗命提督山

東學校賜勑褒之謂殷博通經史堪爲儒宗時勲戚

中惟李文忠以上公典國學及殷以駙馬視學政當

世以爲榮太祖春秋高諸王强盛殷嘗受密命輔皇

太孫及燕師逼建文帝命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燕

王遣使致書假道以進香爲名殷報曰進香高皇帝

有禁王不遵是不孝也王大怒復貽書言興兵誅君

惻之惡天命有歸非人力能阻殷不復報書而劓使者耳鼻縱之曰留汝口為殿下言君臣大義王益怒然無如之何而會鳳陽知府徐安亦折浮橋絕舟揖以遏燕燕師乃涉泗水出天長取道楊州以破京師兵既即帝位殷尚擁兵淮上帝迫主招殷歸初主聞燕師起貽書責以大義不見答燕師至淮北亦貽書至述已不得已興師故且全遷居太平門外勿羅兵禍主亦不答至是見逼不得已乃嚙指血為書授中使持示殷殷得書慟哭不得已還京師成祖聞殷至迎勞曰駙馬勞苦答曰勞而無功帝默然而心欲殺

之永樂二年都御史陳瑛希指劾殷招藏亡命與女
秀才劉氏朋邪詛咒帝惡傷主意不欲頌言殺殷故
但罪殷家人而止其明年帝陰使都督譚深指揮趙
曦伺殷入朝擠之笪橋下溺死而以殷自投水聞主
知帝殺之牽帝衣不舍大哭問駙馬安在帝哭曰毋
自苦當爲公主跡賊俄都督許成告深曦實殺殷帝
自臨訊佯曰若與梅都督仇耶兩人者呼曰上命也
奈何詰臣帝怒使力士捶落其齒斬之謚殷榮定既
予官殷子順昌中府都督景福旗手衛僉事以慰公
主又進封公主爲長公主公主謹護二子二子得無

他宣德中予世襲孫純擧成化辛丑進士爲定遠知
縣忤上官棄歸襲武階爲中都副留守
崇寧公主下嫁吽城
安慶公主下嫁歐陽倫洪武時茶禁方嚴倫數遣奴
私販茶所至驛騷大吏不敢問奴周保尤横過河
橋擅捶辱巡檢司吏吏不堪以聞帝大怒賜倫死保
等皆伏誅主高后次女也然竟弗能救倫死
汝寧公主下嫁陸賢吉安侯仲亨子也
懷慶公主下嫁王寧寧壽州人建文中以貳於燕得
罪繫獄成祖即位出之下詔盛稱其美封永春侯又

宦其子貞亮其後寵衰遂坐事下獄已乃見原卒子資亮先寧卒宣德中授貞亮子燊衛僉事帶俸奉主祀

大名公主下嫁李堅堅武陟人父英洪武初爲驍騎右衛指揮僉事陣歿堅尚主後封灤城侯以左副將軍從耿炳文伐燕敗於滹沱河爲薛祿所刺墮馬大呼我李駙馬也勿殺祿遂縛以見燕王械送北平道卒子莊年七歲嗣侯成祖即位列堅名奸黨以主故宥莊主懼禍納誥券於朝莊遂放浪詩酒以終

福清公主下嫁鳳翔侯張龍子麟

壽春公主下嫁潁國公傅友德子忠主最為太祖所
愛薨詔特賜明器儀仗以葬
十公主早薨
南康公主下嫁東川侯胡海子觀觀從李景隆伐燕
見執永樂初言官希指劾其罪遂自縊死宣德中以
公主請官其子忠孝陵衛指揮僉事進同知
永嘉公主下嫁武定侯郭英子鎮世宗時以玄孫勳
[illegible][illegible]故特追賜謚曰貞懿
十三公主早薨
含山公主下嫁尹清

汝陽公主下嫁謝達仁宗即位以主屬尊以寧國懷
慶大名南康永嘉含山寶慶七公主皆稱大長公主
寶慶公主下嫁趙輝主太祖最幼女成祖即位主甫
八歲命徐皇后撫之如女其後裝奩視他主倍渥婚
夕特詔皇太子送主入邸洪熙初與寧國懷慶大名
南康永嘉含山汝陽七公主皆爲長公主輝至成化
十二年始卒壽九十凡事六朝歷掌南京都督及宗
人府事天順中乞封侯不許
福成公主南昌王女下嫁王克恭慶陽公主蒙城王
女下嫁黄琛洪武初冊兩王女爲公主授克恭琛爲

駙馬都尉其後禮官上言皇姪女宜改封郡主克恭
琛當丑駙馬都尉詰帝曰朕惟姪女二人不忍遽加
降奪其稱公主駙馬如故或謂福成慶陽皆太祖從
姊者悞也
興宗三女
江都公主下嫁長興侯耿炳文次子璿璿以後軍都
督僉事將遼東兵圍燕永平以撼北平不克成祖即
位見殺
次公主早薨
成祖七女

永安公主下嫁袁容容壽州人燕兵起從王有戰守功永樂元年論功封廣平侯凡大駕出巡輒以容居守而容頗怙寵驕恣爲帝所責公主薨遂停侯祿宣宗即位乃復故卒贈沂國公子禎嗣侯卒無子英宗初不許其庶弟瑄嗣侯其後卒侯之又一傳乃令以衛僉事世襲焉

永平公主下嫁李讓讓舒城人父申爲留守左衛指揮同知事建文帝燕兵起爲燕王力戰有功遂掌北平布政司事佐仁宗居守建文帝聞之怒欲誅致讓乃曰讓來吾宥汝父讓知其意不肯往復力戰破平

安兵九門帝遞殺申籍其家其姻族皆坐罪或死或
戍邊韃聞之慟哭誓死戰益力成祖既有天下論功
封書陽侯掌北京行部事卒贈景國公謚恭敏子茂
芳嗣侯坐罪奪爵卒英宗以伯爵爵其子興
安成公主下嫁西寧侯宋晟子琥
咸寧公主下嫁嗣西寧侯宋瑛瑛琥弟也英宗北狩
死於陽和
永清公主下嫁沐昕
清河公主下嫁李銘
真定公主下嫁王誼

仁宗三女
德安公主早薨謚悼簡
慶都公主下嫁焦敬
嘉興公主下嫁井源源邢臺人英宗北狩死於懐安
城贈鉅鹿侯謚榮愍以其弟淡爲錦衣衛指揮
宣宗二女
順德公主下嫁石璟
常德公主下嫁薛桓
英宗八女
重慶公主下嫁周璟

嘉善公主下嫁王增
淳安公主下嫁蔡震震醇謹無過劉瑾之敗每遇廷
訊即斥其人附己陰事廷臣無敢詰者震厲呼曰我
皇家至戚應不附爾趣獄卒掠拷之瑾乃服罪以是
知名嘉靖中卒贈太保謚康僖
崇德公主下嫁楊偉
廣德公主下嫁樊凱
隆慶公主下嫁游泰
宜興公主下嫁馬誠
嘉祥公主下嫁黃鏞

景帝一女

同安公主英宗復辟降稱郡主誓不嫁憲宗強之下嫁王憲禮視公主

憲宗六女

仁和公主下嫁齊世英

永康公主下嫁崔元元代州人世宗入繼元以迎立功封京山侯給誥券其後坐張延齡事下詔獄尋釋之元好交文士播聲譽寵幸優渥勳臣戚畹莫敢望焉卒贈左柱國太傅兼太子太傅諡榮恭主堦封侯贈官不以軍功自元始

德清公主下嫁林岳
歸善公主早薨追封
長泰公主早薨追封
仙遊公主早薨追封
孝宗四女
長寧公主早薨追封
善化公主早薨追封
永福公主下嫁鄔景和景和初奉旨入直當撰玄文
以不諳玄理辭帝不悅時有事清馥殿在直諸臣俱
行讚祝禮景和不俟禮成而出已而賞賚諸臣景和

與焉疏言無功受賞懼增罪戾乞容辭免俾洗心滌
慮以効他日爲華衆尸卿環結草之報帝大恨摘疏
語謂詛咒夫人臣禮削職勒歸原籍嘉靖三十五年
冬賀聖誕畢因請留京師省視公主墳墓其詞甚哀
帝憐而許之隆慶二年以張鹵薦復官卒贈少保諡
榮簡
永淳公主下嫁謝詔
世宗四女
常安公主早薨追封
思柔公主早薨追封

寧安公主下嫁李和

加善公主下嫁許從誠

穆宗六女

壽陽公主下嫁侯拱辰萬曆中國本議起拱辰掌宗人府首具疏力争人望歸焉卒贈太傅謚榮康

永寧公主下嫁梁邦瑞

蓬萊公主早薨追封

太和公主早薨追封

瑞安公主下嫁萬煒國變同子長祚死於賊長祚妻李氏赴井死

延慶公主下嫁王昺昺常救御史劉光復觸神宗怒
削職光宗立復官
神宗十女
榮昌公主下嫁楊春元春元早卒主寡居以節操深
爲帝所重
壽寧公主下嫁冉興讓主鄭貴妃出也釐降後神宗
命主五日一來朝興讓恩澤亦異他壻都城陷興讓
爲賊拷死雲和靜樂雲夢仙居靈丘泰順香山天台
八公主皆早世
光宗九女

懷淑公主生七歲而薨餘五女皆早世未封

寧德公主下嫁劉有福

遂寧公主下嫁齊贊元都城陷贊元南奔

樂安公主下嫁鞏永固永固字洪圖宛平人好讀書負才氣崇禎十六年二月帝召勳戚於德政殿言祖制勳臣駙馬入監讀書習武經今駙馬問各有子弟否成國公朱純臣定國公徐允禎等皆以幼對而永固獨上疏請肄業太學帝褒荅之總督趙光抃以邊事繫獄特疏申救又請復建文皇帝廟謚事雖未行時論偉焉甲申三月賊破宣大李邦華請太子南遷為

巽識所格及事急帝密召永固及新樂侯劉文炳護
行叩頭言親臣不藏甲難以空手搏賊皆相向涕泣
十九日都城陷時公主已薨未葬永固以黃繩縛子
女五人繫柩旁曰此帝甥也不可汙賊手舉劍自刎
闔室焚死福王立贈少師謚貞愍

熹宗二女皆早世

愍帝六女五皆早世

長平公主下嫁周顯未及行禮而都城陷主牽帝衣
哭帝歎曰汝何故生我家以袂掩面而揮刄擊主斷
左臂未殊帝手慄而止主得不死

大清順治二年
詔題復尚故主賜以土田邸第金錢主涕泣感謝踰年
病卒
賜葬彰義門外
諭曰明室諸尚主者皆未有失德李讓之不赴召亦
其勢使然即赴無益士固各忠於所事也而梅肇之
仗節以殉尤不愧於館甥云

韓林兒　郭子興

韓林兒欒城人或言李氏子也自其先世以燒香惑衆謫徙永年至林兒父山童盛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宗之潁州人劉福通與其黨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等數人復鼓妖言謂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也當主中國乃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以紅巾爲號事發覺福通等遂入潁州以反而山童爲縣吏所捕誅林兒與其母楊逃入武安山中福通據朱皐破羅山上蔡眞陽確

山犯舞陽葉縣陷汝寧及光息二州衆至十餘萬元兵不能禦於是徐壽輝等起蘄黃布王三孟海馬等起湘漢芝蔴李起豐沛而郭子興亦據濠應之皆謂之紅軍亦稱香軍踰三年為至正十五年福通物色林兒在所得諸碭山夾河迎至亳州奉以為小明王未幾稱皇帝建國號曰宋改元龍鳳都於亳拆鹿邑縣太清宮材以治宮闕尊其母為皇太后以杜遵道盛文郁為丞相福通與羅文素平章政事劉六知樞密院事劉六者福通弟也遵道等各遣子入侍會遵道有寵於林兒頗擅政福通疾之陰命甲士撾殺遵

道自為丞相加太保政權一歸於福通元人圍亳福通挾林兒走安豐踰一年以其黨分道略地遣毛貴入山東遣李武崔德破潼關又破商州下武關以圖長安而福通身自攻汴梁已又遣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趨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田豐趨益都宋兵大振元人皆恟懼其明年汴守將竹貞遁去福通迎林兒都汴既而關先生破頭潘等又分其軍為二一軍出絳州一軍出沁州踰太行破潞州遼州掠晉寧冀寧大同烽火數千里不絕遂趨塞外無不若宋兵者關先生復東掠遼陽抵

高麗境悉燬上都諸宮殿元主以此不復巡幸而田
豐遂破濟寧東昌東平廣平諸路毛貴亦遂破膠萊
濱莒諸州陷益都濟南般陽諸路殺元宣慰使董搏
霄於南皮進掠柳林以逼大都元主至徵四方兵入
衛議欲遷都避其鋒賴大臣諫乃止林兒本起盜賊
無大志又聽命福通徒擁虛名於上諸將在外者率
不遵約束所過焚劫無遺甚至啖老弱爲糧且皆福
通故等夷雖福通亦不能制福通嘗遣李武崔德兩
人無功將以逗撓罪之兩人遂叛降於元由是宋兵
雖盛而林兒號令不行於外畧相羈縻而已數攻下

城邑元兵亦數從其後復之宋人不知守也惟毛貴
視他將稍有智略其破濟南也立賓興院選用元故
官姬宗周等分守諸路又於萊州立屯田三百六十
所每處相距三十里造挽運大車百輛凡官民田各
十分取其二多所規畫故得據山東者凡三載及元
將察罕帖木兒起兵盡復關隴其明年大發秦晉之
師會於汴城下察罕自將鐵騎屯杏花營以諸軍環
城而壘宋人屢出戰輒敗嬰城自守自五月至八月
城中食將竭福通計無所出即挾林兒從百騎開東
門遁還安豐盡棄其後宮官屬子女及符璽印章寶

貲之屬皆為元人所得是時李武崔德既外叛白不
信李喜喜兵敗相繼奔於蜀閬先生亦破亡而毛貴
復為其黨趙君用所殺有續繼祖者又殺君用齊地
大亂察罕已取汴梁乃用兵威脅降田豐王士誠乘
勝趨定山東於是宋人之勢孤矣益都守將陳猱頭
獨為宋堅守不下與福通遙相聲援豐士誠亦乘間
刺殺察罕入益都元以兵柄付察罕養子擴廓帖木
兒圍城數重猱頭等遣間使詣福通告急福通引兵
援之還元師於火星埠再戰又大敗遂還保安豐元
人急攻益都穴地道以入殺豐士誠而械送猱頭於

天都宋人勢益盛時太祖既克江西兵甚盛乃上書林兒具言鄉者駕馭諸將之失策且請擇都於廬滁二郡林兒不能用是歲龍鳳八年元之至正二十二年也其明年吳將呂珍圍安豐宋人乞師於太祖太祖救之大破走珍以林兒福通詣行營居之滁州其明年太祖稱吳王又二年命廖永忠迎歸應天至瓜步覆舟林兒福通俱沒先是太祖駐師和陽值郭子興卒宋人牒子興子天叙為都元帥張天祐為右副元帥太祖為左副元帥時太祖以孤軍保一城而林兒稱宋後四方響應遂用其爵號以令軍中定集慶

為江南行省平章克處州為左丞相進吳國公皆亳都所命也諸將有功者並承制封拜紀年稱龍鳳林兒既徙滁猶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比其沒始以明年為吳元年其年遣大將軍長驅定中原元主北遁益距宋亡僅歲餘云林兒凡立十二年

郭子興其先曹州人父郭公少以日者術游於定遠言禍福輒中邑中富人有瞽女郭公推其祿命當貴其人笑曰疾廢無所歸何害責郭公乃請象遂贅其家家日益饒生三子子興則仲也始生郭公卜之視其兆曰吉長必大吾門及長任俠喜賓客會元政方

亂益熾其貸椎牛釃酒與壯士相結納至正十二年
春偕少年數千人襲據濠州太祖往從之門者疑其
諜也執之將加刃焉子興奇太祖狀貌解其縛與語
收置帳下俾為十夫長數從戰有功子興妻其次妻
小張夫人亦指太祖曰此異人也妻以所撫馬公女
是為孝慈高皇后始子興同起事者孫德崖及俞魯
潘三人與子興而五各自稱元帥不相下四人者戇
且麤惟日事剽掠子興意輕之四人俱不悅合謀傾
子興子興以是多家居不視事太祖乘間說曰彼日
益合而我益離久之必為所制子興不能從也元師

破徐州徐帥彭大趙均用率徐衆奔濠德崖等以其故盜魁有名乃共推奉之使居已上彭大有智數子興與相厚善而薄均用於是德崖等譖諸均用曰郭子興知有彭將軍耳不知有將軍也均用以為然因乘間篡取子興幽諸德崖營太祖自他部歸知而大驚急率子興二子訴於彭大彭大曰吾在其孰敢魚肉而翁者與偕詣德崖營中破械出子興挾之以歸既而元師圍濠州乃釋故憾合力守者五閱月始解圍去彭大均用遂皆自稱王而子興及德崖等為元帥如故未幾彭大死子早住領其衆均用專狠益甚

挾子興攻盱眙泗州將害之太祖已取滁乃遣人說均用曰昔大王窮迫賴郭公開門延納有德於大王甚大顧不能報反聽細人言圖之是自剪其羽翼失豪傑心竊為大王不取也且其部曲猶衆萬一稍不如意大王能無悔乎均用聞太祖兵甚盛心頗恐太祖又使人賂其左右以解之子興藉是得免乃將其所部就太祖於滁子興為人故梟悍善鬬性悻直少容方事急時輒從太祖謀議親信如左右手及其既解卽信讒而疎之悉召左右任事者去稍奪太祖兵柄而太祖事子興愈謹將士有所獻孝慈皇后輒以

遣子興責太祖又數却元兵子興乃愧悟無何子興欲據滁自王太祖告之曰滁四面皆山舟楫不通商旅不至非可以即安者也子興默然太祖又取和州子興命統諸將守其地孫德崖軍饑就食和州四境數懇太祖求駐軍城中太祖不得已納之有讒於子興者以太祖之納德崖也怒甚自滁來視師將有所行遣而德崖聞子興到遽謀引去前營甫發太祖出餞之德崖猶在城而其軍與子興軍鬭太祖馳還為其軍所執子興亦已執德崖鎖其項與之飲酒聞太祖被執則大驚如失左右手立遣徐達等往代太祖

縱德崖歸于興憾德崖甚將甘心焉以太祖故強釋之邑邑不樂發病卒子興三子長子前戰死次天叙天爵子興死宋以天叙為都元帥張天祐及太祖副之天祐子興婦弟也太祖渡江天叙天祐引兵攻集慶陳埜先叛俱被殺宋復以天爵為中書右丞已而太祖為平章政事天爵稍失職怨望久之謀為不利誅死子興後遂絶有一女次妃張夫人出也事太祖為惠妃生蜀谷代三王太祖既即位追封子興為滁陽王詔有司建祠用中牢祀復其鄰宥氏世世守王墓滁人郭老舍者宣德中以滁陽王親朝京師弘治

中有郭琥者自言四世祖老舍即滁陽王第四子也
予冠帶奉祀已而為甯氏所訐禮官言滁陽王祀典
乃太祖所定其曰無後廟碑昭然老舍實非滁陽王
子奪奉祠

論曰小明王誠不知其視義帝何如也顧太祖既委
身事之矣稟其爵號以集大勳一時分義不既宛然
定矣而瓜步之沈與德慶之獄當時實不無疑議又
絕不聞有縞素之舉然則沛公之為非耶蓋宋固明
之資也天將開漢即懷王孫心欲久於其位得乎乃
若郭氏小兒徃徃陰行其忌異圖一逞殆猶乃翁任

澆之故智而太祖之惓惓於舊恩又何其篤也是皆難以常情論者矣

明史卷一百五十七　　列傳八

徐壽輝　陳友諒 子理 熊天瑞附　張士誠

徐壽輝羅田人一名眞一體貌魁岸木彊無他能以販布爲業元末政亂盜賊漸起袁州慈化寺僧彭瑩玉以妖術惑衆其徒周子旺因相聚謀亂事覺子旺伏誅瑩玉逃之淮西捕不獲既而麻城鄒普勝復用異術鼓妖言謂彌勒佛下生當爲世主遂集其黨爲亂求可以統衆者以壽輝狀貌特異乃共推之用紅巾爲號時至正十一年秋也九月陷蘄水及黃州路兗威順王寬徹不花與其二子帥師擊之爲壽輝將

倪文俊所敗〻一子被獲越月壽輝遂卬蘄水為都自
稱皇帝國號天完建元治平以普勝為太師未幾陷
饒信明年正月陷漢陽興國別遣普勝陷武昌曾法
興陷安陸沔陽中興路二月江州南康及岳州房州
歸州相繼陷三月別將攻袁瑞徽三州破之閏三月
陷吉安七月破昱嶺關遂陷杭州又自邵武攻福安
寧德諸縣皆下而別令趙普勝等陷池州太平已渡
江陷安慶是時承平久州郡皆無守備長吏聞賊來
輒棄城走以故所至無不摧破然其將帥本無遠略
以人得自主恣殺戮人心不附故浹歲間雖得名都

數十率不能守民益愁苦無所歸豪傑得因之起而先之詔令不能行於閫外文武將吏率選愞觀望不為盡力淩遲十餘年遂至於亡先是賊所陷湖廣江西諸路多為元帥所復既而諸將又盡收江浙所失地壽輝勢漸蹙又明年五月元遂合江西江浙之兵進逼蘄黃壽輝兵望風潰冬江浙平章卜顏鐵木兒等直擣偽都拔之獲將相而下四百餘人壽輝逃匿黃梅山中而諸將不能窮追賊收集散亡復出攻掠於是沔陽襄陽中興武昌漢陽岳州饒州諸路復相繼陷勢轉熾十六年文俊營都於漢陽迎壽輝居之

而自以丞相專大政壽輝擁虛位而已頃之文俊畧有常德澧衡諸路明年破峽州其部將明玉珍亦盡有蜀地文俊志益驕陰懷異志其年九月弑壽輝不果出奔黃州為其部將陳友諒所殺於是天完國政盡歸友諒文俊者沔陽漁家子也為人勇而無禮不恤其下故及於難友諒既得志諸將不附己者漸以計除之二十年夏遂弑壽輝于采石舟中自稱皇帝壽輝在偽位凡十年而亡

陳友諒沔陽人本姓謝氏祖千一贅於陳因從其姓父普才業漁友諒少讀書畧通文義有術者相其先

世墓地魁斯示友諒曰某年當大貴友諒心竊喜嘗
為縣小吏非其好也聞徐壽輝兵起欲往從之普才
止之曰汝漁家子何不守故業乃作此滅族事答曰
術者之言此其時矣竟不聽會壽輝僭號其將倪文
俊用事友諒隸其麾下數有功為領兵元帥已而乘
釁襲殺文俊并其兵自稱宣慰使尋稱平章政事是
歲元至正十七年天完治平七年也其明年率兵陷
安慶又破龍興瑞州諸路因分遣諸將取邵武及吉安
而自以兵入撫州已又破建昌贛汀信衢諸州當是
時友諒兵最彊太祖初渡江取太平與友諒為鄰友

諒陷池州太祖遣常遇春等擊取之由是數相攻
安慶守將趙普勝者故驍將號雙刀趙初與俞通海
等屯巢湖同歸太祖中道叛去歸友諒引兵爭池州
太平數與明兵鬬往來掠境上太祖患之招致普勝
所善客為其謀主者厚資金帛使潛入友諒軍說陳
氏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誇
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銜之且疑其貳於己藉會
師安慶為名自江州猝至普勝不虞友諒之見圖也
以燒羊逆於鴈汊甫登舟友諒即殺普勝而并其軍
乃以輕兵襲池州遇伏發盡覆於九華山下偽使使

者告太祖曰戰非吾意也逃遁者慢為之耳益其飾詐類如此始友諒之破龍興也其主壽輝欲徙都之友諒不可數遣人阻其行未幾壽輝遽發漢陽次於江州江州友諒治所也友諒伏兵郭外然後迎壽輝壽輝入郎閉城門悉殺其所部而即江州為都奉壽輝以居友諒自稱漢王置王府官屬立府第於城西陽遂挾壽輝東下攻太平太平城堅不可拔乃引巨舟薄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遂克之志益驕謀篡位進駐采石磯遣部將陽白事壽輝前陰戒壯士挾鐵撾伺其後立擊壽輝碎其首壽輝既死以釆

石五通廟爲行殿舁神像棄之即皇帝位於其中國號漢改元大義命天完官屬自太師鄒普勝以下皆仍故官會天大風雨羣臣班沙岸稱賀冠服俱沾濡不能成禮識者知其不終是歲元至正二十年天完治平十年也友諒性雄猜好以權術馭下既即位盡據有江西湖廣之境益驕蹇自恣恃其兵强遂欲東取應天又將故將康茂才書所誘引兵直前太祖親總大軍禦之友諒趨江東橋呼茂才不應遂以千艘抵龍灣登岸接戰大敗還趨舟潮落舟膠俘斬及溺死者無算亡戰艦數百艘友諒乘輕舸脫走張德勝

追及之慈湖縱火焚其舟大戰采石德勝死馮國勝以五翼軍嚴之友諒出皂旗軍迎戰又大敗之遂棄太平遁走江州太祖兵乘勝取安慶其將于光歐普祥皆來降明年友諒兵復陷安慶太祖自將伐之復取安慶長驅至江州友諒迎戰而敗遂棄江州夜挈妻子奔武昌於是吳宏以饒州降王溥以建昌降胡廷瑞以龍興降友諒恣其彊土日蹙乃治樓船數百艘皆高數丈飾以丹漆每船凡三重各置走馬棚上下人語聲不相聞艣箱皆裹以鐵載其家屬百官盡鋭往圍南昌親督衆屯於撫州門用飛梯衝車諸具

百道薄城守將朱文正鄧愈堅守三月不能下太祖自將救之友諒乃撤圍東出鄱陽湖逆戰遇於湖中之康郎山友諒集巨艦連鎖為陳太祖兵不能仰攻連戰三日幾殆乃縱火焚友諒舟友諒弟友仁等皆燒死友仁號五王眇一目以勇畧見推於漢既死友諒為之氣索是戰也太祖軍舟雖小然往返輕駛而漢軍俱艨艟巨艦不利進退故遂及於敗太祖所乘舟檣白友諒欲併力來攻太祖知之令諸舟盡白其檣敵莫能辨翌日復戰俞通海廖永忠等以六舟深入軍中遙望久之無所見謂已陷沒有頃六舟旋繞

敵船而出將士見之勇氣百倍自辰至午搏戰友諒軍遂大敗友諒欲退保鞋山而太祖已先扼湖口邀友諒歸路相持湖中者數日友諒謀於其衆其右金吾將軍曰出湖實難莫如焚舟登陸直趨湖南以圖再舉左金吾將軍曰此則自示弱也萬一彼以步騎躡我我進不及前退失所據大事去矣友諒不能決既而曰右金吾之言是也左金吾以言不用而懼舉所部來降右金吾知之亦降友諒益困太祖凡再移友諒書其畧曰吾欲與公為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雅志也公既失計肆毒於我我輕師間出

遂奄有公之龍興十一郡猶不自悔禍復搆兵端一用於洪都再敗於康山骨肉將士重罹塗炭非逆天背人之致耶公即僥倖生還亦宜卻帝號革黃屋左纛之制坐待真主不則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得書忿恚卒不報久之漢軍乏食不得已突圍出湖口諸將自上流邀擊之大戰涇江口漢軍且鬬且走日暮猶不解而友諒方從舟中引首出有所指撝驟中流矢貫目睛及顱死矣其軍大潰太子善兒被執太尉張定邊夜挾友諒次子理載其屍遁還武昌先是友諒之起既不聽父普才言普才家居漁如故及貴

往迎其父善才又曰汝違吾命吾不知汝死所矣不
數歲竟如善才所揣云友諒故豪侈嘗造鏤金牀甚
工其宮中他器物類是漢亡之後江西行省以牀獻
太祖歎息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陳氏窮奢極
靡宜其敗也命有司毀之友諒僭號凡四年
理友諒幼子兒善兒被執張定邊率羣臣奉理嗣位
改元德壽其冬太祖親督兵征武昌明年春定邊知
事急遣卒夜縋城走岳州告其丞相張必先入援必
先軍次洪山常遇春擊擒之以徇於城下必先嘗兄
事定邊遙呼曰事不濟矣兄其善自圖惟速降為上

定邊氣結黙黙者良久必先故驍將漢軍鋭潑張一時倚以為重見之喪沮由是欲降者衆太祖乃遣漢故臣羅復仁入城招理理卒定邊等開城門出降既入軍門理俯伏不敢視太祖見理幼弱掖之起握其手曰吾不汝罪也府庫財物恣理自取師旋應天授爵歸德侯先是普才五子長友富次友直又次友諒又次友仁友貴友仁友貴前死鄱陽遂封普才承恩侯友富歸仁伯友直懷恩伯贈友仁康山王命所司立廟祀之以友貴祔理居京師久之邑邑出語頗怨望帝曰此童孺小過耳恐為小人蠱惑不得完朕

恩宜處之遠方洪武五年徙理及歸義侯明昇於高麗遣元降臣樞密使延安答理護行賜高麗王羅綺俾善視之亦徙普才等滁陽

熊天瑞荊州人本為樂工乘亂從徐壽輝鈔略江湘間後受陳友諒命攻陷臨江吉安又攻陷贛州友諒嘉其功俾以參知政事守贛兼統吉安南安南雄韶州諸路久之陽言欲率兵東下署其幟曰無敵自稱金紫光祿大夫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友諒不能制也漢人攻南昌檄天瑞赴援天瑞觀望不應命陰圖取廣東乃造戰艦於南雄不一

年艦成遂率舟師數萬取廣州是時元將何真方據
廣以兵逆於胥江天瑞恃已强謂廣東可不戰下也
會天大雷雨震折其艦檣不能進天瑞驚怛仰天祝
曰其不應取廣州者即天當霽祝已天果霽始旋師
歸贛望氣者言於天瑞曰將有外兵至可為厭勝天
瑞不之信太祖兵克臨江始大懼遣叅于元震築壘
大壺頭為備及平章常遇春等拔贛州城下天瑞悉
力拒守凡五越月乃肉袒詣軍門降太祖宥之授指
揮使其明年從攻浙西叛降於張士誠敖城中飛礮
以擊外軍外軍多傷者城中木石俱盡至折祠廟民

居為礮具吳人皆惠之士誠既擒天瑞遂伏誅有周時中者龍泉人嘗為壽輝平章其後亦率所部降太祖問天瑞何如人時中書言天瑞反覆不忠累其必叛至是果如時中言時中累官吏部尚書出為鎮江知府歷福建鹽運副使元震本姓田氏善戰有名天瑞愛之故養以為子常遇春之圍贛也元震竊出覘兵勢遇春亦引數騎出將與相遇元震不知為遇春也遇之及遇春還始覺遂單騎前襲遇春遇春遣從騎揮刀擊之元震奮鐵檛且鬪且走遇春曰壯男子也舍之由是善其才勇既從天瑞降薦以為指揮使

天瑞誅後故姓云

張士誠小字九四泰州白駒場亭人有弟三人士義士德士信兄弟並以操舟運鹽為業緣私鹽作奸利頗輕財好施得群輩心常鬻鹽諸富家多陵侮之或負其直弗酬而弓手丘義尤窘辱士誠甚士誠忿即率諸弟及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義并滅諸富家縱火焚其居入旁近場招集少年起兵而是時鹽丁方苦重役遂共推為主作亂行過丁溪為大姓劉子仁者所扼士義中矢死士誠擊走子仁乘勝陷泰州元高郵守李齊諭降之復叛殺行省參政趙璉并陷

興化結砦德勝湖有衆萬餘襲據高郵元以萬戶告身招之拒不受紿李齊往執殺之自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是歲元至正十四年也元宣慰使也先不花行省平章福壽等討之皆不克乃命右丞相脫脫總大軍出討數敗士誠圍高郵隳其外城城且下而元主信讒下詔解脫脫兵柄削官爵以他將代之士誠乘間奮擊元兵遂潰去士誠由是復振俄而淮東饑謀他掠會江陰冦朱英招士誠士誠乃遣士德由通州渡江入常熟攻據平江并陷湖州松江及常州諸路改平江為隆平府士誠自高郵來都之即承

天寺為府第踞坐大殿中射三矢於棟以識是歲太
祖亦下集慶遣楊憲通好於士誠其書曰昔隗囂稱
雄於天水今足下亦擅號於姑蘇事勢相等吾深為
足下喜睦鄰守境古人所貴竊甚慕焉自今信使往
來毋惑讒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留憲不報已而遣
舟師攻鎮江敗去太祖乃遣徐達等攻圍常州士誠
遣兵來援大敗失張湯二將乃以書來求和請歲輸
粟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太祖答書責
其歸我楊憲歲輸五十萬石士誠復不報初士誠既
得平江即以兵攻嘉興元守將苗帥楊完者數敗其

兵不能克乃遣士德自間道襲破杭州完者還救復敗歸已而徐達克常州耿炳文取長興吳良等取江陰士誠兵不得四出勢漸蹙思復降元亡何徐達兵狥宜興攻常熟士德迎戰而敗為趙德勝所擒士德小字九六最善戰能得士心浙西地皆其所畧定既被擒士誠大沮遂決計請降於元元江浙右丞相達識帖木邇為言於朝授士誠太尉官其將吏有差士德在金陵竟不食死士誠雖降元去偽號擅甲兵土地故縱自如達識帖木邇在杭與楊完者有隙陰召士誠兵士誠遣史文炳襲殺完者遂有杭州元人使

來徵糧賜之龍衣御酒士誠自海道輸糧十一萬石於大都歲以為常既而益驕令其下頌功德邀求王爵元不許遂自立為吳王尊其母曹氏為王太妃置王府官屬別治府第於城中以士信為江浙行省左丞相逐達識帖木邇幽之嘉興元徵糧不復與遂與元絕有參軍俞思齊者字中孚泰州人諫士誠曰向為賊不貢可也今為臣不貢可乎士誠怒抵案仆地思齊即稱疾引去是歲至正二十三年也當是時士誠拓土南抵紹興北踰徐州達於濟寧之金溝西距汝頴濠泗東薄海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以士信及

女夫濡元紹為腹心左丞徐義李伯昇呂珍為爪牙參軍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主謀議元學士陳基右丞饒介典文章又好招延賓客所贈遺輿馬居室什器甚具諸僑寓貧無藉者爭趨之士誠為人外遲重寡言貌為有器量而中實闇弱既據有吳中吳承平久士庶戶口殷盛士誠漸奢縱怠於政事士信元紹尤好聚斂自金玉珍寶訖古法書名畫無不充牣於家日夜以歌舞相娛樂諸將亦偃蹇不用命每有攻戰輒稱疾高卧邀求官爵美田宅然後起甫至軍所載婢妾樂器踵相躡不絕或大會游談之士樗蒲蹴

踘一不以軍務為急及其喪師失地而還士誠驟置
不問已復用為將其威權不立如此故遂至於亡焉
太祖與士誠接境士誠數以兵攻常州江陰建德長興
諸全之境輒不利去而太祖遣邵榮攻湖州胡大海
攻紹興常遇春攻杭州亦皆不能下廖永安被執謝
再興叛降士誠太祖欲伐吳甚方與陳友諒相持未
暇及也友諒亦遣使約士誠夾攻太祖而士誠欲守
境以觀變故雖許漢使者而卒不行太祖既平武昌
師還即命徐達等規取淮東克泰州通州圍高郵士
誠以舟師溯江來救太祖自將擊走之達等遂拔高

郵取淮安悉定淮北之地於是移檄平江數士誠八罪使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率兵東伐自太湖趨湖州吳人迎戰於毗山又戰於三里橋皆敗遂圍湖州士誠遣朱暹五太子等以六萬衆來援屯於舊館築五砦自固達與春築十壘以遮之斷其糧道士誠知事急親督兵至戰於皂林之野又大敗徐志堅敗於東阡潘元紹敗於烏鎮遂破昇山水陸寨舊館援絶五太子朱暹呂珍皆降五太子者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沒水珍暹皆宿將善戰至是降士誠奪氣達等以狥於湖州守將李伯昇

等以城降嘉興松江相繼降而潘元明亦以杭州降於朱文忠大軍遂攻平江築長圍以困之士誠拒守數月太祖移書招之曰古之豪傑以畏天順民為賢以全身保族為知若漢竇融宋錢俶是也爾宜三思慎勿自取夷滅為天下笑士誠得書不報數突圍決戰俱不利李伯昇知士誠困甚欲說令納降遣所善客踰城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若欲何言客曰吾為公言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嗚叱咤百戰百勝卒敗死垓下天下歸於漢何則是天數也公初以十

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穽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來取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於此時不忘高郵之危收召豪傑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不特三吳可保天下不難定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何不言客曰此時雖有言知公不聽也何則公之子弟親戚將相提兵者自以為韓白謀畫者自以為蕭曹倜然視天下不復有人方且美衣玉食歌童舞伎日夕酣宴而不知倦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聞失一地不知縱

知亦不問故其事至此士誠曰吾悲悔之足下將何以教我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不則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荊楚帶甲百萬與江左之兵戰於姑孰鏖於彭蠡友諒舉火欲燒江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之所興人力固無如之何也今者敵攻我益急公始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矣獨守此尺寸之城誓以死拒吾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公雖欲速死不可得也故吾以為莫若

順天之命自求多福遣一介之使疾馳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開城門幅巾待命當不失萬户侯況當許以竇融錢俶故事乎且公之地譬如傳者得之物而復失之於公何損士誠仰視良久曰足下且休吾將思之然竟不降也士誠故有勇勝軍號十條龍者皆驍猛善鬭每令被銀鎧錦衣出入陳中亦悉敗溺萬里橋下死最後丞相士信又中礮死城中洶洶無固志平江城遂破士誠猶收餘衆戰於萬壽寺東街其衆散走倉皇歸府第拒户自縊故部將趙世雄從解之大將軍數遣李伯昇潘元紹等諭意頗

目不答舁出葑門入舟不復食至金陵竟自縊死年四十七命賜棺葬之方士誠之被圍也語其妻劉曰吾敗且死矣若曹何為劉答曰君毋憂妾必不負君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羣妾登樓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亦自縊死有二幼子匿民間不知所終先是王敬夫等三人用事吳人知士誠必敗有黃菜葉十七字謠其後卒驗云莫天祐者元末聚衆保無錫州張士誠招之不從以兵攻之亦不克士誠既受元官天祐乃降士誠累表為同僉樞密院事及平江既圍他城皆下惟天祐堅守士誠破胡廷瑞急攻之乃降

太祖以其多傷我兵誅之李伯昇仕吳至司徒既降
命仍故官進中書平章同知詹事府事嘗將兵討平
湖廣慈利土酋又為征南右副將軍同吳良討靖州
蠻後坐胡黨死潘元明以平章守杭州降仍為行省
平章與伯昇俱食歲祿七百五十石不治事雲南平
以元明署布政司事卒官士誠自起至亡凡十四年
論曰壽輝本碌碌無奇徒以讖貌為衆所戴故不旋
踵而身殞天瑞衆攜竊發卒以反覆破誅亦其宜也
友諒以梟將剽詐頗恣騁於湘湖間然身犯名義而欲
發憤以有為天豈祐之乎士誠雖跨有饒土書不能

鼓行而西稍效項王叱咤之氣其斂戢寡畧可知矣當太祖有事於漢士誠逡巡觀望不敢出乎江一步惟日與臣下封殖自娛圖旦暮之樂此與處堂燕雀何異顧乃溺死不屈若不屑屑於竇融錢俶之為者則又何也史稱士誠尤闇弱信夫

明史卷一百五十八　　列傳九

明玉珍　子昇　方國珍　李思齊

明玉珍隨州玉沙村人身長八尺餘目重瞳予徐壽輝起玉珍與里中父老謀避兵父老曰足下素剛直儻能選集壯勇保完鄉里衆所願也乃團結千餘人屯青山推玉珍為屯長及壽輝稱帝使人招玉珍曰來則共富貴不來舉兵屠之玉珍引其衆降以元帥守沔陽與元將哈麻禿戰湖中飛矢中右目其目遂眇是歲元至正十三年壽輝治平三年也久之玉珍率斗艦五十艘掠糧川峽間將引還時元右丞完者

都鎮重慶義兵元帥楊漢應募至欲殺之而并其軍不克漢走出峽遇玉珍為言重慶無重兵而完者都與左丞哈麻禿不相能若回船出不意襲之可取而有也玉珍意未决部將戴壽直前曰機不可失也若分船為二以半貯糧歸沔陽半因漢兵攻重慶事不濟則掠財物而還於我無損也玉珍從其策竟走完者都執哈麻禿以獻壽輝壽輝以玉珍為隴蜀行省右丞已而完者都自果州來會平章朗革歹參政趙資謀復重慶屯嘉定之大佛寺玉珍遣義弟明二樂之明二者黄陂人智勇有異於衆玉珍寵愛之使從

己姓或呼為明三奴其後復姓名曰萬勝二擾攻嘉
定相持半年不下玉珍乃親率衆圍之遣二以輕兵
襲陷成都虜朗革歹及趙資妻子以歸朗革歹妻自
沈於江以資妻子徇嘉定招資降資引弓射殺妻又
欲射其子衆以盾護之乃免俄而城破禽資及完者
都朗革歹歸於重慶館諸治平寺欲使為己用三人
者執不可乃斬於市以禮葬之蜀人謂之三忠於是
諸郡縣相次來附居無何陳友諒弑其君壽輝而自
立玉珍曰與友諒俱臣徐氏顧悖逆如此命以兵塞
瞿唐絕不與通立壽輝廟於城南隅歲時致祀衆遂

雅王珍為隴蜀王玉珍以元進士劉楨為參謀朝夕侍講論楨字維周瀘州人嘗為大名路經歷棄官歸家玉珍之攻重慶也道瀘部將劉澤民語玉珍曰是間有劉維周者能文章政事其材可大任也玉珍欣然往見之與語大悅即日延至舟中尊禮備至玉珍稱王之次年楨屏人說曰西蜀形勝之地東有瞿唐北有劍閣沃野千里自遭青巾之虐人物凋耗大王撫而有之養其傷殘之民用賢治兵可以立不世之業當於此時稱大號以係人心玉珍駭然曰此非吾敢望也楨曰大王所部皆四方之人若謙讓猶豫一

且將士咸思其鄉土瓦解星散大王孰與建國乎王珍猶不聽及明日楨又言之王珍乃謀於衆以明年春即皇帝位於重慶國號大夏改元天統立妻彭氏為皇后子昇為皇太子倣周制六卿以戴壽為冢宰萬勝為司馬張文炳為司空向大亨莫仁壽為司寇吳友仁鄒興為司徒劉楨為宗伯牟圖南為翰林院承旨分蜀地為八道更置府州縣官名是歲元至正二十二年也蜀兵脆諸國為弱勝兵不滿萬人王珍素無遠略然性節儉頗好文學折節下士既即位設國子監以教公卿子弟設提舉司教授所以教州縣

出從建社稷宗廟求雅樂開進士科定賦税額以十分取一為則蜀人卷使安之皆劉楨為之謀也其秋廷試進士賜董重璧等及第出身有差又下詔除釋老二氏敎然猶令民間持彌勒佛號蓋玉珍以已從壽輝起兵壽輝本倡言彌勒出世故也由是識者譏其蔽云其明年出師攻雲南遣萬勝由界首鄧興由建昌指揮李某由八番三道並進鄧李皆不至唯勝以兵抵雲南梁王孛羅走營金馬山又明年挾大理兵擊勝勝以孤軍無繼引還重慶復遣鄧興取巴州又明年更六卿為中書省樞密院以戴壽萬勝為左

右丞相向大亨張文炳知樞密院事鄒興鎮成都吳
友仁鎮保寧莫仁壽鎮夔關皆平章事竇英鎮播州
姜珏鎮夷陵皆叅知政事荆玉鎮永寧商希孟鎮黔
南皆宣慰使是歲遣萬勝取興元遣叅政江儼通好
於太祖太祖遣都事孫養浩報聘遺玉珍書曰足下
處西蜀予處江左蓋與漢季孫劉相類近者王保保
以鐵騎勁兵虎踞中原其志殆不在曹操下使其有
謀臣如攸彧猛將如遼郃予兩人能高枕無憂乎予
與足下實唇齒之邦願以孫劉相吞噬為鑒自後信
使往返不絶其冬蜀中星隕如雨明年春玉珍病革

召戴壽等諭曰西蜀險固若協力同心左右嗣子則可以自守不然後事非吾所知也遂卒凡立五年年三十六子昇嗣葬玉珍於江水之北號永昌陵上廟號曰太祖

昇既嗣位改元開熙尊母彭氏為皇太后權同聽政是時昇甫十歲諸大臣皆驕恣不肯相下而萬勝與張文炳有隙勝密遣人殺文炳文炳所善玉珍養子明昭出入禁中復矯彭氏旨召勝縊殺之勝開國功最多死不以罪蜀人多憐之者吳友仁自保寧移檄以清君側為名昇命戴壽討之友仁遺壽書曰不誅

昭則國必不安衆必不服昭若朝誅吾當夕至壽乃
奏誅昭友仁入朝謝罪於是諸大臣用事而友仁尤
專擅自恣國柄旁落天統之業衰矣萬勝既死劉楨
爲右丞相後三年卒是歲昇遣使告哀於太祖已又
遣使入聘太祖亦遣侍御史蔡哲報之哲挾畫史往
悉圖其山川阨塞以歸昇嗣位之三年是爲明洪武
元年太祖克元都昇奉書稱賀其明年太祖遣使求
大木昇遂并獻方物帝賜璽書答之其冬遣平章楊
璟諭昇歸朝昇不能從又明年興元守將以城迎降
於明師吳友仁數往攻之不克是歲明遣使假道征

雲南昇不奉詔又明年乃命征西將軍湯和率副將軍廖永忠等以舟師由瞿唐趨重慶前將軍傅友德率副將軍顧時等以步騎由秦隴趨成都先是戴壽言於昇曰以王保保李思齊之强猶莫能與明抗況吾蜀乎倘一旦有警計將安出吳友仁曰不然吾蜀襟山帶江非中原比莫若外假交好以緩敵內修武事以示備昇以為然遣莫仁壽以鐵索橫斷瞿唐峽口至是又遣戴壽鄒興吳友仁等益兵為助遂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砦鑿兩崖石壁引鐵索為飛橋三乘用木板置砲以拒明師湯和軍不能進又遣兵北

守金牛隘傅友德覘知階文無備進破二州又破綿州戴壽乃留鄒興等守瞿唐而自與友仁還會向大亨之師以援漢州數與明人戰皆大敗壽大亨走保成都友仁走保保寧會廖永忠亦破瞿唐關飛橋鐵索皆縱火燒斷鄒興中矢死夏人皆潰遂破夔州師次銅鑼峽昇震恐右丞劉仁勸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縱成都可到亦僅延旦夕命耳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所過勢如破竹不如早降以活民命昇即遣使齎表乞降於是面縛銜璧輿櫬與母彭氏及官屬降於軍門湯和受璧廖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

諸將不得有所侵擾而壽大亨亦以成都降於傅友德悉送昇等京師昇既至詔禮官議受降禮禮臣奏言皇帝御奉天殿明昇等俛伏待罪午門外有司宣制赦如孟昶降宋故事帝曰昇幼弱事由臣下與孟昶異宜免其伏地上表請罪之儀是日授昇爵歸義侯賜第京師冬十月湯和等悉定川蜀諸郡縣執吳友仁于保寧遂班師戴壽向大亨莫仁壽皆鑿舟自沈死丁世貞者文州守將也傅友德攻文州世貞據險力戰汪興祖死焉文州破世貞遁去已而復以兵破文州殺朱顯忠友德擊走之更亡復集餘衆攻秦

州兵敗為其下所殺吳友仁至京師帝以其寇漢中首造兵端令明氏失國僇于市明年從歸義侯昇于高麗

方國珍黃巖人長身黑面體白如瓠力逐奔馬世以販鹽浮海為業元至正八年有蔡亂頭者行剽海上有司發兵捕之國珍怨家告其通寇國珍殺怨家遂與兄國璋弟國瑛國珉亡入海聚衆數千人刼運艘梗海道元遣行省叅政朶兒只班討之兵敗為所執脅使請于朝授定海尉尋叛寇溫州元以孛羅帖木兒為行省左丞督兵討之復敗被執乃遣大司農達

識帖木邇招之復降已而汝穎兵起元募舟師守江
國珍疑懼復叛殺達魯花赤泰不華亡入海元復遣
左丞帖里帖木耳招之都事劉基為言方氏首亂數
降數叛不可撫行省以聞於朝國珍使人浮海至京
師諸權貴俱納賂卒許國珍降授徽州路治中令散
其衆之官國珍不聽命擁船千艘攻陷台州焚蘇之
太倉元復以海道漕運萬戶招之乃受官尋進行省
參政俾以兵攻張士誠士誠遣將樂之崑山國珍七
戰七捷會士誠亦已降元乃罷兵於是國珍盡有慶
元溫台之地益強不可制國珍之初作亂也元出空

者宜勅數十道募人擊賊海濱壯士多應募立功者
所司邀重賄不輒與有一家數人死事卒不得官者
而國珍之徒一再招諭皆至大官由是民慕為盜從
國珍者日益衆元既失江淮資國珍舟以通海運重
以官爵羈縻之國珍既得官擁兵侵掠自如元人無
以難也有張子善者好縱橫之術說國珍以舟師泝
江窺江東北略青徐遼海國珍不能用謝遣之太祖
已取婺州使主簿蔡元剛使慶元國珍謀於其下曰
江左號令嚴明恐不能與之抗況為我敵者西有吳
南有閩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衆皆以

爲然國珍遣使奉書進黃金五十斤白金百斤文綺百匹太祖復遣鎮撫孫養浩報之國珍請以三郡獻且遣次子關爲質太祖卻其質厚賜而遣之復使博士夏煜往拜國珍福建行省平章事弟國瑛參知政事國珉樞密分院僉事國珍名獻三郡實陰持兩端煜既至乃詐稱疾自言老不任職惟受平章印誥而已太祖察知其情以書諭曰吾始以汝豪傑識時務故命汝專制一方汝顧中懷叵測欲覘我虛實則遣侍子欲卻我言辭則稱老病此何爲者夫智者轉敗爲功賢者因禍成福汝審圖之是時國珍歲歲治海

舟為屯漕張士誠粟十萬石於京師元累進國珍官至浙江行省左丞相衢國公分省慶元國珍受之如故特以甘言謝太祖絶無内附意也及得所諭書竟不省太祖復以書諭曰福基於至誠福生於反覆賈公孫述故轍可鑒矣大軍一出恐不可以虛詞解也國珍詐窮始惶懼謝罪以金寶飾鞍馬來獻太祖謀卻之已而苗帥蔣英等叛殺胡大海持首奔國珍國珍不受自台州奔福建國璋守台邀擊之為所敗被殺太祖遣使弔祭踰年温人周宗道以平陽來降國珍次子明善守温以兵爭之參軍胡深擊敗之遂

下瑞安進兵溫州明善恐乃與國珍謀請歲輸白金三萬兩以給軍賞又謂俟杭州下即納土入朝太祖遂詔深班師吳元年既克杭州國珍據境自如方遣間諜假貢獻名以覘江南成敗又數通好於擴廓帖木兒及陳友定圖為犄角計太祖聞之怒貽書數其十二罪復責軍糧二十萬石國珍集衆議其事郎中張本仁曰江左方圖姑蘇姑蘇勁敵成敗未可量也彼安能越千里而取我左丞劉庸曰江左多步騎此平地長技也其如吾海船何衆皆以為然有丘楠者獨爭曰二者均非公福也惟智可以決事惟信可以

守國惟直可以用兵公之經營浙東十餘年矣邊廷猶與計不早定不可謂智既許之降抑又倍焉不可謂信彼之徼師則有詞矣我實負彼不可謂直幸而扶服請命庶幾可視鈇鉞於國珍不德惟日夜運珍寶治舟楫思航海而已太祖已破平江進兵討之命參政朱亮祖攻台州國瑛迎戰而敗棄城走黃巖復破黃巖進克溫州走明善平南將軍湯和以大軍長驅抵慶元國珍率所部遁入海追敗之盤嶼其部下諸將相次出降湯和數令人開示以順逆國珍乃遣子關奉表乞降曰臣聞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

者體天法地於人無所不容臣荷主上覆載之德舊
矣不敢自絕於天地故一陳愚衷臣本庸才遭時多
故起身海島非有父兄相藉之力又非有帝制自爲
之心方主上霆擊電掣至於發州臣愚即遣子入侍
固已知主上之有今日矣所以依日月之末光望雨
露之餘潤者也而主上推誠布公俾守鄉郡如故吳
越事臣遵奉條約不敢安生節目子姓不戒潛構纍
端獄勞問罪之師私心戰兢用是遜俾守者出迎然
而未免濟海何也昔孝子之於其親小杖則受大杖
則走臣之情事適與此類即欲面縛待罪闕庭復恐

罌斧鉞之誅使天下後世不知逮得罪之深將謂主
上不能容臣豈不累天地大德哉蓋幕下士詹鼎詞
也太祖覽而憐之賜書曰汝違吾諭至於六師徂征
猶懷觀望不即斂手歸命次且海外負恩實多今者
窮蹙無聊情詞哀懇迫人於險吾故恥之當為汝不
記前過汝勿自疑遂促國珍入覲面讓之曰若來得
毋晚乎國珍頓首謝授廣西行省左丞食祿不之官
數歲卒於京師子禮官廣洋衛指揮僉事關虎賁衛
千户所鎮撫關弟行字明敏善詩承旨宋濂嘗稱之
劉仁本字德元國珍同縣人元末中進士乙科歷官

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與張本仁俱入國珍幕數從
名士趙俶謝理朱右等賦詩尤有稱於時國珍海運
輸元實仁本司其事朱亮祖之下温州也獲仁本以
還太祖數其罪鞭背潰爛死餘官屬從國珍降者皆
徙滁州獨赦丘楠以為韶州知府詹鼎者寧海人有
才學為國珍府都事判上虞有治聲既至京未見用
草封事萬言候駕獻之帝為立馬受讀命丞相官
之楊憲忌其才沮之例徙濠梁憲敗除留守經歷遷
刑部郎中坐累死
李思齊字世賢羅山人汝穎兵起中原大亂元師出

久無功至正十二年思齊與察罕帖木兒集義旅襲破羅山元以思齊知汝寧府十七年求將李武崔德援陝西同察罕援之武德降遷四川行省右丞明年同察罕敗李喜喜兵於鞏昌二十一年平伏羌諸縣別遣兵敗明玉珍於嘉定踰二年孛羅帖木兒遣竹貞襲據陝西思齊與擴廓帖木兒部將貊高合兵攻貞降之二十五年封思齊許國公尋加平章政事邠國公思齊故與察罕鄉里同起兵繇位相埒無所降屈察罕死擴廓總天下兵以檄檄思齊思齊怒曰吾與若父交若父進酒三拜然後飲若髮未燥敢檄我

耶令一騎毋出關與張良弼孔興脫列伯連兵拒擴廓孛羅襲據京師元太子命率所部勤王又屢詔進取川蜀又命為副總統捍禦關中皆不奉詔洪武元年聞明師已取河南乃解而西與張良弼拒守潼關會火焚良弼營思齊遂退軍葫蘆灘遣部將張德欽薛穆飛等守關都督馮勝進攻克之思齊走鳳翔是時思齊總關陝秦隴之師西至吐蕃東至商雒南至巖頭北至環慶擁精甲十餘萬元人倚之而思齊與擴廓尋兵不已明師下山東元都危逼卒坐視不救明師遂長驅下河南不期月而元亡初太祖嘗遣使

致書思齊思齊執使者戮之及是復以書諭之曰前遣使通問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意羈留之與抑元使適至不能隱而殺之與昔足下在秦中兵衆地險張思道專尚詐力孔興等徒自守擴廓帖木兒兵屢出沒然皆非勍敵足下不以此時圖秦自王今中原盡為我有向與足下相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而欲以孤軍相持豈有濟哉如或深入沙漠將圖後舉既非族類其心必異且從行之衆必不樂居於彼一旦變生肘腋妻孥不相保矣足下祖宗墳墓皆在汝南獨不念及乎誠能以信相許審决去就當待以漢竇

融之禮否則非所知也思齊得書欲降其養子趙琦
等誘之西入吐蕃二年三月馮勝師至鳳翔思齊懼
盡率所部與琦等奔臨洮大將軍徐達知思齊無固
志遂遣勝進逼之而琦等先竊寳貨婦女遁匿思齊
窮蹙遂舉臨洮降至京入見太祖以其識天命視他
將倔強者為優深嘉慰之命為江西行省左丞不之
官三年從大將軍破定西還取興元論功賜文綺進
中書平章食祿不視事七年遣往招諭擴廓至則待
以禮尋命騎士送之歸至塞下辭曰主帥有命請留
一物為別思齊曰吾遠來無所齎騎士曰願得公一

臂思齋知不可免遂斷與之還未幾卒太祖龍為祭
之予世昌金吾指揮同知
諭曰玉珍鼠竊一隅實皆窳未有大志稱尊建國皆
豎儒數之一時君臣偷活不暇乃欲以彈丸而行周
官之事可謂不自度量者也昇至孤弱強臣從跋扈
以壞之勢窮銜璧又何尤乎國珍為元轉粟歸明特
晚次且猶豫直至浮梟而後輸降何其不達耶思齋
急私怨而悞公家負元極矣塞外之役卒斷臂以謝
故人豈非孽由自作與彼戔戔者流大抵為江淮鼓
盪爵弁而又奚用此數為